

枯樹鱗比，在河之分岔處，亦顯露以蘆草編製之房頂作圓形，而河對岸似築有類似之柳隄。但因余無舟，未能渡河一觀，然度此地必爲當時墾殖重地無疑也。余寫至此，引水經注述樓蘭故事二則，以資參考。水經注叙注賓河時，述其屯田之事云：『敦煌索勵將酒泉、敦煌兵千人至樓蘭屯田，起白屋，召鄯善、焉耆、龜茲三國兵各千人，橫斷注賓河。河斷之日，水勢奮激，波陵冒隄。勵厲聲曰：王尊建節，河隄不溢。王霸精誠，呼沱不流，水德神明，古今一也。勦躬禱祀，水猶未減，乃列陣被杖，鼓譟謹叫，且刺且射，大戰三日，水乃迴減，灌浸沃衍，胡人稱神。大田三年，積粟百萬，威服外國。』(三)按此記雖近神話，但漢屯田伊循城，亦見漢書所記，不爲無因。不過伊循今之密遠，其屯田地當在此處之南。此言屯田樓蘭，當在其北，決非一地。然築隄斷流，引水灌地，爲當時屯田之遺法，至今猶復沿用。是此地河旁之柳隄，爲漢屯田時所築，固無可疑也。水經注又云：『河水又東逕注賓城南，(按南當爲北，因上下文而誤，注賓城當因注賓河得名，注賓河爲南河之末流，北河不得反出其南。)又東逕樓蘭城南而東注，蓋發田士所屯，故城禪國名耳。河水又東注於渤海。』董祐誠水經注釋地曰：『樓蘭田士屯此，非樓蘭治所也。』是漢在北河北岸，有屯田士卒，或因樓蘭南遷，而漢襲據其地以屯田，故云城禪國名。以地望言之，屯田地應在庫魯克河北岸，當河水入羅布海之西。按庫魯克河北岸，除此地有寬廣柔土可耕殖外，餘均非屯田之所。故余疑當時屯田地，當在此隄之南。則此處柳隄，亦必爲當時田卒所築，斷河流引水以灌地者。現余等在此南所拾之玉器及銅雜件，可爲當時有居民之證。惜其遺蹟湮沒耳。總之漢通西域，其政治軍事上之組織，以屯田爲惟一政策。據漢書所記，除輪台渠犂有田卒數百人外。又車師，莎車均有田卒。今余又發現樓蘭之屯田地，則當時西域三十六國所有柔土之區，類多有漢人田卒。則因屯田而發生之文明，例如貨幣及小工藝之紡績木陶諸業，當亦同時發展。由現南路各地所散布之遺物，可以證明其然也。故漢通西域，在西域文明史上另劃一時期，當無人能否認也。

(一) 原田淑人樂浪圖版四三至五二，又說明三六頁插圖一三。

(二) 向達譯斯坦因西域考古記一八頁。又九七至九九頁。

(三) 鄺道元水經注卷二：七頁，又一二頁。